

第一阅读



窝居的六年

1985年2月,我把所有东西打包成8个纸箱,准备回台发展。就在行李被运往港口的前一晚,我的毕业作《分界线》在纽约大学影展中得了最佳影片与最佳导演两个奖,当晚美国三大经纪公司之一的威廉·莫里斯(WilliamMorries Agency)的经纪人当场要与我签约,说我在美国极有发展,要我留下来试试。

当时太太惠嘉还在伊利诺伊念博士,带着一岁不到的阿猫(李涵),学位还差半年就拿到。我想:孩子还小,太太学位还没拿到,也好,在美国再待一阵子陪陪他们,也试试运气。经纪人当时极力捧我:“你将来在美国没问题的,若有人认你是中国人有问题,那是他们的问题。”捧到我无法抗拒,觉得好像是真的,当然后来成真,但当时谁晓得。

1986年1月,惠嘉毕业后找到工作,从伊利诺伊搬到纽约郊区同住,刚开始的半年,她真的很难过,都不想活了。不过后来她好像也想开了,家里只要过得去就好。

同一年我与乔尔·罗斯(Joel Rose)合写了个剧本《不是迷信》(Is not Superstition),也开始到好莱坞去试试,两个礼拜跑了30多家公司。他们都是看了我的《分界线》,然后一直吹捧,令我觉得充满了希望。有人建议剧本的某部分得加以修改,两个月后再去,又要再改,就这样来回回,都没有付费。

在美国攻读电影的人都尝过写英文剧本的苦头,那几年,我主要做的就是发展剧本的工作:自己写的,找美国编剧润饰、合作的剧本就有好几个;别人的剧本,请我以导演身份改写的也有几个;自己的构想,找美国作家写的,也有几个。

这些剧本的初稿,若有人喜欢,就叫你改写;三番五次地修改,这样一两年耗下去,不是无疾而终,就是继续发展,预算从美金60万到700万不等,这是美国所谓的企划炼狱(developmenthell)。据说平均一个本子从初稿到开拍要缠斗5年,那还是指千分之一顺利拍成的剧本。

那时期每隔一阵子,就有人说,看到我的学生片,很棒,我们来谈谈怎么合作吧!因为经纪人会把学生片拷贝一大堆,送到各公司去推销。

就这样,一个计划不成,另一个计划又来了,总有几个在进行,所以老不死心,人像是悬在半空中。

直到1990年暑假完全绝望,计划全部死光,锐气磨尽,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要不要回台湾?老是举

棋不定,因为那时台湾电影也不景气。

1980年年初,台湾新电影崛起,但后来受到商业考验,开始消沉。这段期间我跟“中影”洽谈过,企划小野、吴念真虽然好意热心,但讲话都很低调:“没什么希望!”当时真是一筹莫展。有时惠嘉看到我精神上有点吃不消,就会带我出去吃个饭,那时我们最奢侈的就是去吃肯德基,老大阿猫就说:“我们去吃老公公炸鸡。”

平常我在家负责煮饭、接送小孩、分担家事,惠嘉也不太干涉我,我们经济不够宽裕,所以我也不太愿意进城。

我天天待在家里很无聊,有时间就看报纸练练英文,也没什么进步。我这个人是有人片拍就来劲,没片拍就没劲,所以惠嘉说过:“他不拍片像个死人,我不需要一个死人丈夫!”如果有案子做,我就会很高兴,到城里找人写剧本,自己做研究,很来劲。如果我看起来很忙,她就不来管我;如果看我从早到晚呆坐在那儿,她就会问:“你到底在干吗?无聊的话找个事做,不一定要是赚钱的事。”

就这样耗了6年,心碎无数,却一直怀着希望,常常过一阵子,你会看见某位同学时来运转,当然大多数都是虚度青春,自怨自艾地过日子。

这么多年看下来,我觉得电影这一行真是形势比人强。我那时发现,身边当上导演、又做出点成绩来的,都是持续写剧本的人,而不是打工的人。许多人一出校门就有工作,如剧本、剪辑或制作,到后来就继续那份工作,很难再往导演方向发展。

我曾在纽约街头碰到一个NYU的学弟,比我晚几届,当年他也因学生片大红一时,人又高又帅,口才又好,片子艺术性强,比我的《分界线》受注目。但他至今仍无机会拍片,最多执导HBO(HomeBox Office电视台)的片子,不过他还在埋头笔耕创造新的契机。

NYU毕业的校友,在我之前那几届最杰出的就是斯派克·李(SpikeLee),他也不是上班族,而是持续写作及申请基金会的补助。那时拍电影的老中很多也走这条路,但我对这个没兴趣,因为拿补助拍的都是社会片、实验片,和我的路数不合,加上我又没美国籍,不是市民。申请基金补助好像还得靠行,混入圈内大家轮流当评审,相互给补助。我资格不够,又不会弄,所以没朝这方面发展。

当年我就很恨自己像闽南语歌《烧肉粽》歌词里所唱的:“自悲自叹歹命人,父母本来真疼惜,让我读过几年书,毕业之后头路无,暂时来卖烧肉粽……”自怨自艾,久而久之竟不知不觉地就叫了一辈子的“来呷烧肉粽”。所以我就赖在家中,不肯去做赚钱的工作。我若是有日本丈夫志节的话,早该切腹了。

毕业快6年,一事无成,刚开始还能谈理想,三四年后,人往40岁走,依旧如此,也不好意思再说什么理想,于是开始有些自闭。

这期间,我偶尔去帮人家拍片,看看器材,帮剪接师做点事,当剧务等等,但都不灵光。还有一次到纽约东村一栋大空屋去帮人守夜看器材,好恐怖,真怕会遇上宵小或抢匪闯入抢劫。为了身份,还曾干过两天的剧务打杂,做得很笨拙,大家一看我去挡围观的人就觉得好笑,有个非裔女人见我来挡就凶我:“敢挡?我找人揍你!”我连忙走开,闹了很多笑话。后来我只只好去做些出苦力的事,拿沙袋、扛东西,其他机灵的事由别人去做。

我真的只会当导演,做其他事都不灵光。

太太的支持

林惠嘉是她家最杰出的孩子,是伊利诺伊大学博士。我们结婚时,岳父和她二姐来了,她二姐从圣荷西自家花园里摘了两朵巨大的新鲜玫瑰,还绑上松枝及别针,好让我们这对新人当胸花,没想到这个妹子一看那么大朵花:“要我戴树啊!”当场发飙不肯戴,还是伴娘罗曼非机灵,正当大家乱成一团时,她跑到楼下花园去找了一束秀气的小花,才平息了新娘子的怒火。

所特有的。走进海明威故居,赵玫坐在主人生前的椅子上,“怯怯地”敲打着海明威用过的打字机,恍惚间岁月仿佛凝固,她明白了,“原来福克纳是那种用头脑和文字创造艺术的艺术家;而海明威,则是用生命本身创造艺术的艺术家,所以他的作品中带着明显的自传性,因为他生活的过程中就已经充满了戏剧性了。”就这样,赵玫把身临其境的特殊感受,传递给了无数读者。

去巴黎,游人当然要去卢浮宫、凡尔赛宫、巴黎圣母院、埃菲尔铁塔,但赵玫最牵挂的是坐在圣日耳曼区的“左岸”,那个曾凝聚着“人文精神”和艺术信念的沙龙。导游为此感慨,说这是他当导游以来第一次有人提到“左岸”。如此,赵玫与学艺术

的女儿若若找到了著名的“双偶”咖啡馆。法国文学和艺术是浪漫的、严肃的,也是先锋的、另类的,圣日耳曼区就曾居住过雨果、乔治·桑、纪德、萨特,而这里咖啡馆的常客中,也曾出现过巴塞尔、兰波、海明威、萨特和波伏瓦的音容笑貌,只是昔人已逝,盛景不再。应该感谢赵玫,如果不是她的《博物馆书》,几乎已被娱乐时代遗忘的圣日耳曼区、“左岸”、“双偶”,仍会在人迹寥落中沉默下去。而行至于印度,喜欢杜拉斯的赵玫,“爱屋及乌”地把孟买想象成了那位法国女作家笔下的加尔各答。赵玫在孟买寻寻觅觅,却恍若来到了恒河流域或湄公河流域,来到了加尔各答或是西贡,作家写着她的所见所闻,虚实交融、扑朔迷离的“印度星云”,原来这是一种错位的感觉,“杜拉斯的印度是虚构的。一个虚构中的地理学概念,在文学创作中本无可厚非”。

赵玫的写作之路始于文学评论,这段笔墨经历赋予作家深阔的参照视野与精确的分析、归纳能力,而又在其“博物馆”之旅中体现得淋漓尽致。受益者自然是读者——一路相伴,不虚此行。

《《博物馆书》,赵玫著,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年5月出版)

书香中国

十年一觉电影梦

好友王献龛穿条短裤,开我们的车子送我们去纽约市政厅注册结婚,因为路不远,其他宾客则步行前往。没想到王献龛走错车道,一下就弯上了布鲁克林大桥,当时正逢交通堵塞,结果我们绕了一大圈,等我们到达时,他们早在半小时前就到达会场了。王献龛去停车,久等不来,负责照相的冯光远外出打电话询问,来回不到两分钟,他回来时,我和惠嘉已经彼此互道“1 do”行礼完毕,结婚照也没照成,就这样乱七八糟地结过了。有一年,精于看相的好友余季无意中拿起我的手掌一看,顿时惊呼:“啊!那年你居然敢结婚,也不翻翻黄历跟八字对一下,你那年结婚一定搞得乱七八糟!”

不过晚上的婚礼派对倒是十分的浪漫别致,我们在好友郑淑丽租来的旧仓库工作室开派对,十分热闹。大家精心地布置场地,罗曼菲和王献龛从高速公路边摘了大束野花来,电影道具、布景都成了现成的装饰,因为没冷气,便从众家友人处搜刮了一堆电风扇来,摆在房屋的四周送风。大家在客厅里跳舞,背面大片墙面成了银幕,放映我的毕业作《分界线》,还蛮特别的。

远从台南赶来的爸妈,坐在一张大红被单铺成的床前,接受我和惠嘉的磕头跪拜,刚跪拜完,妈妈突然掉下眼泪拉着惠嘉的手说:“惠嘉,我们李家对不起你,让你结婚结得这么寒碜,我们老远从台湾到美国一点用也没有。”这一幕,后来成了《喜宴》里的情景。

惠嘉是个不爱俗套的人,我在婚礼前两个礼拜还在忙着拍毕业作《分界线》,所以这个婚礼被我们搞得一团糟。但父母千里迢迢地从台南飞至纽约,没想到我这个李家长子的婚礼居然如此的不庄重,让父母很伤心。我才发觉,喜宴的形式虽然荒谬,但人投入的感情却是真的,这也引发我之后拍摄《喜宴》的灵感。

婚后我和惠嘉人隔两地,她继续念书,我在纽约剪辑毕业制作。1984年5月,我还在等毕业作冲印出来,大儿子阿猫诞生时,我这个爸爸还不知道地在纽约公园里玩棒球、丢飞盘。直到晚上回家,才知太太已经生产,第二天赶忙搭机飞去伊利诺伊看妻儿,当我傻傻地冲进医院时,大家一见我来都高兴地鼓掌。原来那天半夜惠嘉独自进医院时,医生问她要不要通知丈夫,她说:“不必。”问要不要通知友人,她也说:“不必。”她感到羊水破了,自己开着快没汽油的车子来医院,院长还以为她是弃妇。她的个性就是很独立,自己能做的事就不愿麻烦人。本来我们说好,腹中胎儿的头部开始移位往下转时,大约是预产的前一周,我回伊利诺伊来照顾她,结果她也没告诉我。所以老二石头出生时早产,我就特别盯在一旁,她还是频频赶我走:“杵在这儿干吗,你又不能帮忙,你更不能生!”当孩子出生时,我去拉她的手,她还把我挡开,让我一点参与感都没有。

我和太太是典型的互补性格,我委婉柔和又心不在焉,不太懂得照顾自己和别人;太太性情刚直专注、独立聪明,和她所学的微生物科学理性中带细腻的性质很像。

在生活里,不论我的事业处于低潮或高峰,我们的感情一直差不多,相处上也没太大差别。在我低潮时,太太比较主动,是我迁就她的行程;在我高峰时,有时她要迁就我的行程。在精神上,她以前比较痛快,从前她工作忙,我依赖她;我出名后,现在她有时候要出来做太太忙,打搅了她的名后。

我觉得,夫妻间相处如一切事体,不是一成不变的,都需要做适度调整,甚至以变化来保持不变。以前我在外面潇洒,回家一样潇洒。现在我在外面比较神气活现,回家再潇洒,就觉是在调整,其实只是保持不变。中国人造词很有意思,“恩爱”,恩与爱是扯不开的。

《《李安传》,张靓蓓编著,中信出版社2013年4月出版)

徐风的长篇小说《国壶》,讲述了中国进入国耻重重的近代史,紫砂发祥地江南古蜀镇,以两代壶王为代表的紫砂艺人,秉承紫砂传统,恪守壶道精神,于国破外侮的悲辛时代,发生的一幕幕悲欢离合的故事。

紫砂历史,可追溯到北宋,鼎盛于明代。紫砂茶壶,以其天然温雅本色,独特成型工艺,被奉为泡茶的最佳器皿。明末,中国紫砂由葡萄牙商人带至欧洲,被西方人称为中国“朱砂瓷”而享誉欧洲。清光绪年间,紫砂艺人赴日本传艺,中国紫砂又风靡东瀛。小说《国壶》,以历史为经,紫砂为纬,从古蜀镇一代壶王袁朴生东渡日本开篇,牵连出两代壶王围绕紫砂的人生际遇、悲情命运。

甲午战败后的中国,逐渐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。江南古蜀镇,依然延续着千百年来的自然经济。古老龙窑内亮着醉人的火焰,寄托着古蜀人希望的紫砂,在窑中发出澄澈的光晕。出窑的日子里,一把好壶,会立刻引来四方宾客羡慕的目光。不管外面世界发生什么变化,古蜀镇人固守着这一方水土,凭着老祖宗留下的独门技艺,在噼啪作响的片声中,收获着生活的未来。小说中的袁朴生,是一位颇具魅力和传奇色彩的壶王。作为“睁开眼睛看世界”的紫砂第一人,他身怀紫砂绝技,忠诚壶道精神,孤身一人远赴日本传艺,赢得异邦的尊重。书中有许多生动的情节,将他的制壶工艺、精神气质、人格魅力,富有感染力地展现给读者。袁朴生,蕴藉着那个时代紫砂艺人的典型意义。小说中,徐风以多年对紫砂的研究,将紫砂的历史渊源、泥料品种特性、工艺成型方法、器型流派传承、文人气韵的融入、龙窑传统烧制方法……都有着细腻入微、专业精到的介绍,相信会满足读者对了解紫砂知识的好奇。尤为撩人的是,徐风还在书中讲述了许多紫砂的奇闻轶事,方寸紫砂,竟牵系着各方神经,蒋介石、张作霖、杜月笙、日本天皇、岗村宁次、日本间谍……各色人等都出现在书

书斋札记

吴震启的精印诗文书法集《在网一方》,是一本形式新颖、内容丰富而又精彩的好书。书的设计模拟电脑博客版面形式,表明它的全部内容取自作者(全国首席博客大家“十大版主”之一)的博客帖。这也是书名《在网一方》之出处所在。此书同时又以诗书合璧这一中国传统文人最典型的笔墨形式而展开。全书500多页,大16开钢板纸彩印精装。全部是作者自书诗、词、歌、赋、信札、题跋等原创之作。以一手刚健潇洒的小楷或小行书为主打,辅之以干练、精到的小楷和质朴雄厚的隶书等,再配以适当的插图,既时髦又传统,新颖奇特,独具匠心,美不胜收。

此书内容广泛涉及作者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,举凡师友往来,纪游,政治时事感怀,工作生活的纪实和甘苦品味,杂感、随想、题画、咏物等等,不一而足。文字表现方式则以旧体诗词歌赋为主,也有新诗、散文、随笔、歌词等等,可谓琳琅满目,包罗万象。

欣赏此书,我首先感动于吴震启强烈的爱国心,感动于他关注社会、弘扬道义精神的赤子情怀。他对时事、政治、社会现象、自然世界,有着易于常人的敏感,总是带着满腔热忱,怀着一颗真诚、质朴而又极富浪漫主义的诗人情怀。书中收入诗词歌赋约千余首,全都是他饱蘸激情,用一片真心写下,其中佳言好句,肺腑之音,奇思妙想如珍珠散落,随处可见。如此书代序《互联网赋》,全文225字,是篇短文。但它却是值得关注并珍藏的一篇优秀作品。它以精妙的文学形式,赋予互联网这一当代科技生活最典型事物以精神内涵,文辞优美,且具穿透力。再看此作小行楷书,也是笔精墨妙,神采奕奕,既见清瘦古雅之韵,又具灵动、开放之姿。恰与文词之美合成双璧,细细品读,韵味悠远,得一种全新的精神享受。

在《在网一方》中,词翰双美,珠联璧合的作品不在少数,以笔者浅见,如《人才赋》《和白蕉二首朱笔记之》《行草再读〈大学〉》《红豆峡》《文心·使命·家正》《遥念镜湖》《鉴湖感时寄群体》《怀念炳森》《致张春弟》《处方一号感题》《浪淘沙·读沈善增博文》《十六字令·梅》《咏梅》《录旧作思乡》《答陈廷佑先生》诸作,可谓情真意切,翰逸神飞,感人至深。其《诗吟本命年》四首,或追忆童年,或寄托乡思,或怀怀咏志,可谓首首精彩。尤其《思乡》一首,以梦设喻,想象何等奇特。此作书法也同样是笔势飞动,线条轻盈明快,如醉如痴,诗书两境,达到完美的契合。

心存道义,坚持操守,以天下为己任,扶正压邪,扬善积德,是中国文人的优秀传统。吴震启在这方面可谓特色分明。他以敢说实话、真话而著称。其诗书之作依然具有这种质朴、刚毅之气。他有一首《“大”、“名”辨议》,对文坛“大师”、“大家”、“名人”满天飞现象给予辛辣的讽刺和一针见血的批评:喊“大”固非大,称“名”恐无名。钟张焉自誉?羲献岂求荣?老杜茅屋破,滴仙爵位轻。流光抛万物,百岁重真情。

文艺作品的格调高下,实即作者胸怀、境界的高下,当吴震启吟出“流光抛万物,百岁重真情”,他的胸中早已对世事变幻、名利欲有过透彻的思考。惟其如此,他以轻盈简捷的笔调书写的此诗书作,才具有真切感人的艺术魅力。回视今日书坛许多所谓的书家,长年只知道抄录几首唐诗宋词,那样的作品如何具有不朽的艺术价值?

吴震启作品中常以梅花自况。《在网一方》中有咏梅诗词不少,且大多写得很精彩。如《十六字令·再题雨梅》:梅,铁骨寒香景自奇。高情奇,无声明月知。此作书法以一绘有梅枝的彩笺写成,用笔稳健厚重,点画之中透出刚毅自足的气息,堪称合作。又其《咏梅》绝句一首云:生逢俗地守艰难,耻与凡花一例看。月色如霜诗韵冷,清香似水画图寒。此诗以笔精墨妙的行楷书写在一张绘有梅鹊图的彩笺上,且章法紧密,特意留下大块空白,奇特的视觉效果与诗的境界完美结合,览之令人爱不释手。

书法历来是写心抒情的典型艺术,往其中需要天资,并付出长期的艰辛努力。吴震启可谓深入此中妙处,故其所作往往得心应手。无怪其自抒所得云:“半世临池书始成,苍颜同获新灵感。诗心一点千滴血,雪里梅花瘦自清。”他在欣赏王铎诗稿及其34岁所临《圣教序》后题诗至感道:“觉斯天分过人,然其功夫何等得!自青年至中岁,广览、通临,渐成气象,诗被书名所掩耳。观此始知今人功力、学力、心力之不足也”。其“三力”说,是他诗书合璧生涯的经验之谈。《在网一方》中有数通致友人信札,写得极富情感,如《夜半灯下答晚蓉》,小字行楷书凡五纸,笔势温润,结字平和,整幅气息庄重而典雅,而信的内容,则是与朋友交流有关李美林先生人格风范的感受心得,文辞恳切而感人。

读《在网一方》,深深为吴震启诗书合一的作品而感动,思虑久久不能平静。笔者不禁掩卷追问:当今书法号称繁荣,书法家数以万计,但有多少人能拿出这般具有感人魅力的作品?退一步想,书法展事频繁,作品堆积如山,这其中有多少属于原创,能真实反映作者心性情感?再进一步,当今书法群体中,有多少人能用自己的诗词歌赋创作书法?又有多少人在临池学书的同时,把自己的人生修养,精神操守,自觉地置于社会文明的进步之中,并为自己提出相应的人生目标及要求?一个明确的事实,我们不能不正视:当今书法家的人文意识还处在蒙昧的状态。我们的书法同行,整体上还不明白,书法家首先是文人,因此我们理所当然应该强调文人的职责,树立文人的理想,担当起作为文人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。吴震启的可贵,在于他始终职守中国传统文人的社会责任,不遗余力地运用手中之笔,关注社会、关注生命,题诗作赋,为当代社会、人群服务,为社会的和谐、美好贡献心力。

振聋发聩的紫砂回响

□尹汉胤

中,展现了徐风对紫砂历史深入的研究以及丰富的文学想象力。

徐风笔下的紫砂艺人,有着中国农民传统的淳朴美德。小说中,我们看到了很多紫砂艺人秉承职业操守,坚持道义信誉的感人故事。壶道是传承在世代以制壶为生的紫砂艺人心中的神圣圭臬。徐风在书中对紫砂竞争中的阴暗心理,行业中种种违背职业道德的龌龊行为,也有着深刻地揭示。其中两段情节,可谓发人深省,振聋发聩,无疑是这部小说的经典章节。

一是壶王袁朴生手臂受伤残疾,不能做壶后,违背行业道德,将阿多做的壶盖上自己的图章出售。在世人质疑的目光中,他在内心矛盾煎熬中,竟残忍的想用毒药将阿多变哑,以维持自己壶王的“声誉”。但当他端着药罐来到作坊门口,望见灯影下的阿多正在痴迷做壶的情景时,良心于那一刻发现,人性战胜了邪恶,在悔恨自责中,将手中毒药一饮而尽。像一头作最后挣扎的苍鹰,发出黑暗中的墙角撞击,寂寂的深夜里,发出一声沉闷的声响。一代壶王袁朴生,以悲壮的自我,维护了壶道尊严,使自己的灵魂得到了救赎。

二是日寇侵占古蜀镇后,在日寇的威逼下,壶王阿多违心为日寇制做了“龙禧壶”,并按照三岛少佐的要求,违背民族大义,在壶上刻了“武运长久”四字。当他得知妻子怀着自己的骨肉,为保全他壶王的清白绝食而死,镇上紫砂艺人被一个枪杀时,他在痛苦、误解、无奈中,于众目睽睽下,在将“龙禧壶”交与三岛的那一刻,他像被什么绊了一下,身体不由自主地向后倒去,胸膛撞在三岛的肩膀上,使三岛手中的“龙禧壶”滑落在地,在众人的惊讶中,一声闷响,“龙禧壶”化

为一摊碎片。壶王阿多,以这一并非壮烈的举动,同样维护了壶道精神,使自己的灵魂得到了安宁。

两次沉闷的回响,展现了那个时代紫砂艺人的生命境界。袁朴生殉壶的一声闷响,用生命的忏悔,维护了壶道的神圣;阿多“摔壶”的一声闷响,以孱弱的举动,维护了民族大义的尊严。流淌在两代壶王血液中的壶道精神,没有动人的豪言壮语,没有壮怀激烈的行动,却同样体现出中华民族坚韧不屈、敢于承担的民族力量。

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。当年紫砂艺人甘愿付出生命捍卫的壶道精神,如今已渐行渐远。金钱,成为今天衡量紫砂的“惟一价值”,这无疑是紫砂的悲哀。历史告诉我们:1840年时,中国的GDP是大英帝国的6倍,日本的十几倍,但中国却在财富天下第一时,开始沦为世界列强欺凌的国家。丘吉尔曾深刻地说:一个伟大的国度,一定也是一个道德的国度。掩卷《国壶》,从这一意义审视这部小说,“紫砂”给予我们今天的社会启示,是发人深省的。

近年来,徐风潜心紫砂资料的收集,深入研究紫砂历史,将紫砂历代人物敷衍成篇,可谓蹄踪匿迹,独树一帜。使“紫砂文学”成为一种文学现象,引起了社会的关注。《国壶》的出版为中国文学画廊增添了一道别样风景,无疑是难能可贵的文学贡献。

古老的紫砂——掘取大地泥土,腾挪在艺人手中,在烈火冶炼,涅槃而重生。悠远的紫砂回响,从泥而器的过程,犹如中华民族从黄土走向大海的历史进程。

《国壶》诞生于民间,泥土凝结的器皿,却拥有着眼胎泥土的高贵气韵,方寸间蕴藉着生命的道德大义。

品鉴

伴行赵玫的“博物馆”之旅

□黄桂元

静心阅读赵玫的新作《博物馆书》,在这个消费至上、娱乐至死的浮躁年代,几乎成了一种奢侈的精神享受。赵玫曾有过多次风尘仆仆的域外之旅,每次回来皆满载而归,为读者精心烹制出一道“文化饕餮大餐”,其原因绝非偶然。“博物馆”象征着人类文明的优秀遗产,需要作家多年日积月累,耳濡目染,才能够在旅行中按图索骥,举重若轻,浑然激活点点滴滴的书面记忆。

赵玫的“博物馆”意识由来已久,若追根溯源,应该说到的第一次赴美之旅。

1994年,赵玫第一次以作家身份出访美国。此前,她经过长期的潜心阅读,已知晓文学、历史、地理、种族、建筑、音乐、美术、电影等方方面面的相关知识,但也只是停留在“纸上谈兵”路上美利坚国土,她没有选择大多数游客蜂拥而至的著名景点,而始终处于马不停蹄的“寻梦”过程。博物馆、展览馆、名人故居、文化遗址等等历史的活见证比比皆是,印第安人的新家园,小镇上所散发出的特殊文化气息,孟菲斯的猫王山庄,罗德岛那一座座美轮美奂的大房子……你无法知道赵玫走访了多少地方,了解了多少其间的文化宝藏和世事沧桑。眼前的一切既陌生又熟悉,赵玫目不暇接,顾盼流连,百感交集,很像是走了一条“朝圣”的路上。

这是行走的博物馆,也是书旅的博物馆。纷至沓来的场景呈现与记忆片段一一对接,赵玫破解了心中疑团,也找到了多年的答案。福克纳是“属于世界的”,也曾被赵玫视为“漫长的文学之路上的精神的旗”,福克纳一生都不曾离开过的南方小镇奥克斯佛,赵玫更是耳熟能详。当她提前两个小时赶到,独自一人虔诚地坐在福克纳故居前的木楼梯上等待开门,激动自的一幕提示读者,一位晚辈的中国女作家,与一位20世纪美国文学巨匠之间,流淌着怎样丰富的东西方文化内涵。另一位灯塔一般的美国文豪海明威,与福克纳的单调生活经历判然有别,其传奇的硬汉生命过程令整个世界难以复制,就连海明威的自杀死亡方式都是这个家族

